



了心錄

了心錄

怡府藏板

重刻了心錄序

人為萬物之靈所恃者惟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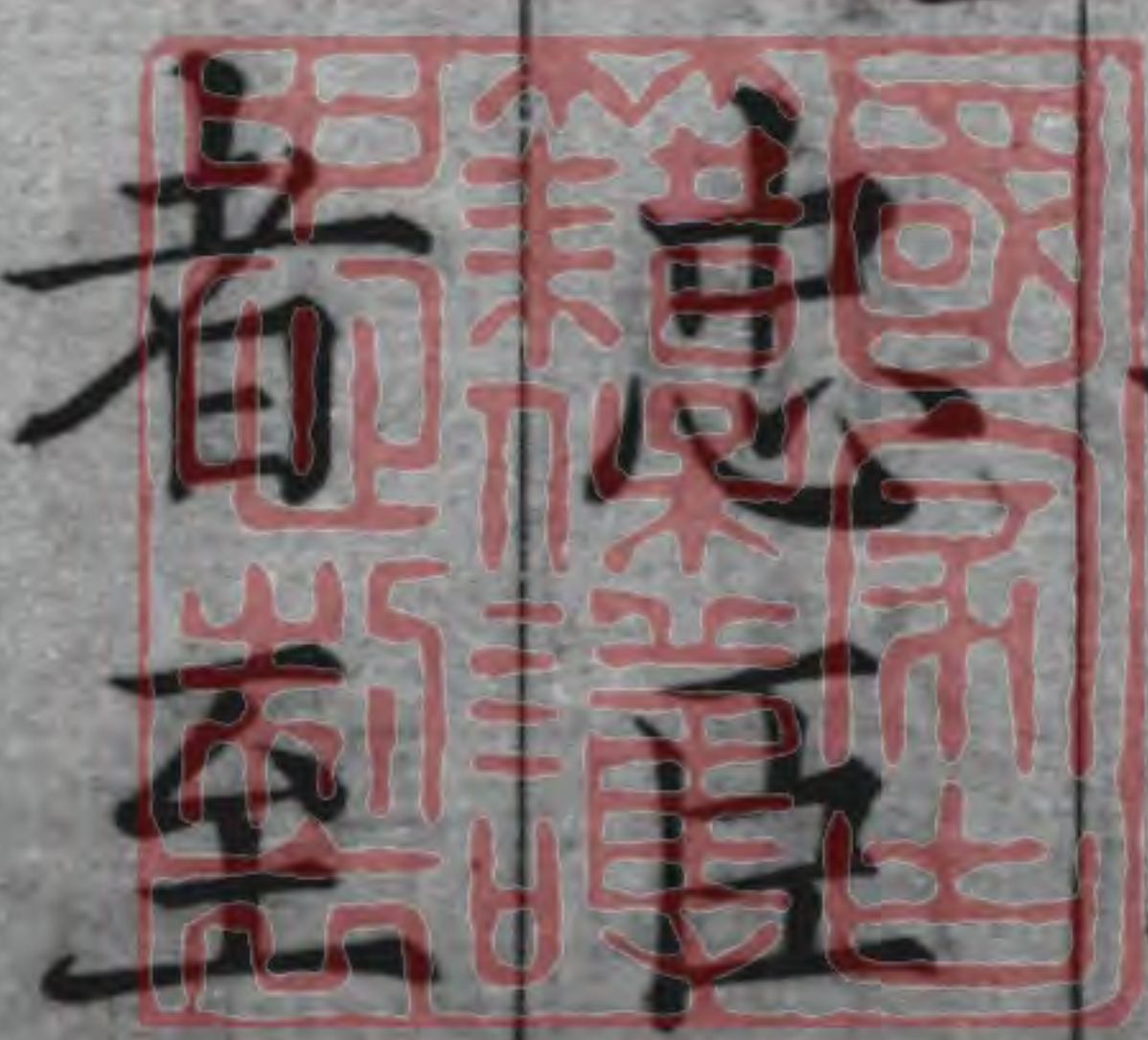
而已迨來大聖大賢以及

孝子未有不先自治其心者至

于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

人為善其教肇興于西方東流

于震旦歷代以來皈依而信禮



了心錄

了心錄

怡府藏板

重刻了心錄序

人為萬物之靈所恃者惟此心而已
而己
蒞來大聖大賢以及忠臣孝子
未有不先自治其心者
至于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
其教肇興于西方東流于震旦
歷代以來皈依而信禮



之者非一日矣要亦捨其心無
以為用力之地蓋覺性圓明本
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
而不昏而其實祇在此方寸之
間也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而能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迨後演唱
提持河流海注無碍妙諦有益

圓證如宗鏡指月等書所載皆
禪門之寶鑑也而池上生之了
心錄尤為簡要便於繙閱永明
禪師有云心非真妄有無之所
辨又豈文言句義之能述是必
一了百了且以不了了之則自
然圓通塵劫不滯矣祖師將心

來與汝安此亦了心之一說也
識是意者可與讀了心錄余因
重梓之以廣其傳云

皆

乾隆六年辛酉小春和碩怡親王序



叙了心錄

粵惟拈花度世。面壁傳宗。故上
乘哉。嗣是象顯意。言詮理。亦往
往直露本來。不落聲响。語云。昏
衢巨燭。不虛耳。余友謝絕世氛。
契心內典。凡藏教中一切圓機。
密諦。悉簡錄焉。余暇抽而繹之。

序
令人塵襟頓豁。心珠迥露。飄飄然有出世想。奚囊得此。固鎮錄也。爰請付剞劂。巨廣無量。說者謂偶覩一斑。輒居全覺。且也捃摭筌蹄。啜拾咳唾。思證無上菩提。宜瞿曇氏之笑且走也。嗟嗟。悉則三乘不了。悟則一字有餘。

滯迹則金屑爲礙。契理則殘唾成珠。善知識因聞起悟。發大般若。是帙也。作有言觀亦得。作無言觀亦得。作無言無不言觀亦得。夫惡知芥子之不納。須彌也得。夫惡知筌蹄之不爲秘密也乎。要事理兩空。法塵雙遣。始入

無餘涅槃。不者。據筏爲崖。與無筏等爾。其何以證圓通而登彼岸哉。余故僉曰。了心者。蓋萬法唯心。心了則種種法了耳。若曰。此寂教也。而曰余爲戎首。則法言具在。

丁酉一陽長至還初道人書

了心錄上

明善堂重梓

池上客輯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示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衆皆領悟。

梵志以手擎合歡花兩株供佛。佛曰。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名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佛又召放下著。梵志曰。我今兩手

八金 卷之一
皆空。更教放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下其
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
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處。梵志於言下。大悟。
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嘆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
禮而去。阿難問曰。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三祖商那尊者。得優波瓠多。以爲給待。因問曰。
汝年幾邪。荅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

十七邪。荅曰。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祖
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多曰。我身十七。非性
十七。三祖知是法器。授以偈云。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可大師問。初祖達磨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
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信大師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有省。

四祖入牛頭山。見法融。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曰。孤坐何爲。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矍然有省。

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來。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師曰。汝得吾皮。

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住世四十九年。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已轉法輪耶。

脅尊者問一童子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住何處。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

心金 卷之十一
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般若尊者。問達磨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

五祖欲定法嗣。令衆僧各述一偈。神秀呈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染塵埃。五祖曰。汝作此偈。只到門外。未入門來。無上菩提。了不可得。如覓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鏡

自如如。如如之心。卽是真實。若如是見。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惠能時爲行者。聞此偈。亦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於榜云。菩提本有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觀之。法嗣遂定。

六祖至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議論不已。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一座駭然。馬鳴大士。迎夜奢尊者。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

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

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逐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動。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由

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用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有有爾。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

心金 卷之一
五
是。何慮不畢。

智隍禪師菴居二十九年。元策禪師知其所得未真。造菴問曰。汝在此作甚麼。隍曰。入定。策曰。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有心。一切蠢動。皆應得定。若無心。一切草木。亦皆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策曰。旣不見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汝誰師耶。策曰。我師六祖。隍曰。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

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徑謁祖。具述前緣。祖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動大悟。

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着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

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是名真定。不以涉事無
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
事爲真宅。以有爲爲應迹。若水鏡之爲鑑。則
隨物而現形。

智常問六祖曰。學人近蒙大通和尚指示見性
成佛之義。未決狐疑。伏望慈悲指示。師曰。彼
有何言。曰。智常請問如何是本心本性。大通
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
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

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
名正見。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但見本源
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學人猶未了
決。再乞和尚開示。師曰。汝師所說。猶存知見。
故令汝猶未了。聽吾一偈。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
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
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道箇甚麼。梅曰。馬祖

心鏡 卷之二
道卽心卽佛。僧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馬祖後謂大眾曰。梅子熟矣。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

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

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請六祖。祖辭不赴。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慈悲指示。心要如何。

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脩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

僧問。惟寬禪師。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得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得見否。師曰。無我無

汝。阿誰求見。

僧問。妙覺禪師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

圓覺禪師上堂云。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兩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僧問。峻極禪師如何是脩善人。師曰。擔枷帶鎖。

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脩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乃有省。

僧問志朗禪師云。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亦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因示偈云。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

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僧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理如何。景岑禪師曰。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如滿禪師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

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帝又問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
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
分別。師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
虛空。未會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
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
亦非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大悅。
晦堂禪師上堂云。愚人除境不隨心。智者隨心
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

廣慧禪師上堂云。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
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惠明追六祖至大庾嶺。六祖問曰。汝來何事。惠
明作禮云。我爲法來。不爲衣來。六祖曰。旣爲
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當爲汝說法。
良久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惠明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
外。還有密意否。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
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向未審自己面

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偈作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若能如是會。方得契如如。

凡人多於事礙理。境礙心。常欲逃境以安心。遣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

南臺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乃作偈示

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盤山和尚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妄。復是何物。

玄覺禪師。同玄策來參祖師。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此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本無了。生卽無速。師曰。如是如是。覺方具威儀禮

丁心錄 卷之二
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何速之有。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

道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吾除之。石霜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

南陽禪師問紫潏。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

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旣不曾迷。又焉用覺。

普化和尚。常於園闡振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向甚麼處去。化曰。汝從甚麼處來。

圓悟禪師示衆云。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留影否。魚游浮境。魚逝而浮內尙遺跡否。聖心應物。亦復如是。

僧問守靜禪師如何是末後究竟。曰。塵中人自

老。天際月常明。如何是和尙家風。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暮鼓晨鐘。

智閑禪師云。秋月之輝。離喧始見。寒泉之響。入定乃聞。故動念則迷覺。息念斯契真。

宗一禪師上堂云。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於泥。須知煩惱處。悟卽是菩提。

僧問曰。慎禪師。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曰。日映清池。曰。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曰。松竹聲相寒。

黃龍南和尙示衆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

僧問國清上座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清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

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龍濟禪師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善勝悟禪師上堂云。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無法。以法傳心。不知心本無心。

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收

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裡。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慧思禪師上堂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

惟滅動心。不滅照心。唯凝空心。不凝照心。有法悟無法。無脩解有脩。包涵萬象體。不掛一絲頭。

龍潭侍天皇。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曰。自汝來後。未常一處不是。指示曰。何處指示。

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禮拜時。吾爲汝合掌。何處不指示心要。潭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是。擬思卽差。潭乃當下開悟。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處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六祖示衆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儉邪。佛是衆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

無心佛。何處求真佛。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無住禪師。常務宴寂。於時庭樹鷓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鷓去。又問聞否。曰。聞。鴻漸曰。鷓去無聲。何師言聞。曰。聞有聞無。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自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方不爲塵聲所縛。

龐居士問馬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

如何。祖曰。我此間無水亦無舟。說甚筋骨。

德山來參龍潭。問曰。久響龍潭。及到來。龍亦不

見。潭亦不見。潭曰。子親見龍潭矣。德山侍立

更深。潭曰。子何不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時

夜深天黑。乃回云。外面黑。潭乃點昏燭。度與

山方接次。潭即吹滅。山乃大悟。

誠禪師來參六祖。祖問曰。汝師若為示眾。曰。常

令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

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云。生

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

功過。誠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與人。祖曰。吾若

言法與人。即為誑汝。汝且隨方解脫。假名三

昧。聽吾偈云。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

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從諗禪師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

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

宣鑒禪師擔青龍疏鈔。出蜀路。逢婆子賣餅。因

息肩買餅點心。婆問上德誦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乃焚疏鈔。直詣瀉山。

僧問惟簡禪師曰。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荷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上堂云。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而

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遍恆沙。乃同遵一道。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從悅禪師上堂云。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金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裡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瘧。

智明禪師自題其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金石露。綠水光中古

木清噫。你何人。

丹霞禪師上堂云。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廣因禪師上堂云。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問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濶。白鳥不飛舟自橫。或問忠國師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

時放却。當處解脫。

或問琛師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汝問底便是第一義。

馮山於地上拾得米一粒。示米頭慶。諸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諸曰。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馮大笑歸方丈。

涌泉欣公。一日不披袈裟吃飯。有僧問莫成俗。

心錄 卷之一
否。欣曰。卽今豈是僧邪。

僧問雲居膺師。如何是沙門所重。曰。心識不到處。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

僧問馬祖如何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曰。非心非佛。

僧問大龍洪師。如何是佛。師曰。卽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或問首山。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

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若將心無心。心却反成有。牧正禪師上堂云。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見色明心。聞聲悟道。非惟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

法泰禪師上堂云。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

心鏡 卷之一
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露見箇甚
麼。曉日爍開岩畔雪。朔風吹綻嶺頭梅。
齊謚首座居金陵。常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
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盡
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

凡夫無明。小乘執着。離此二乘。是名真脩。真脩
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則近無明。
曰空祇爲破有。曰有祇爲破空。亦復以有息有。

以空消空。乃至言語道斷。思路絕。尙不名
空。何曾號有。

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
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亦墮非。

僧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臨濟禪師云。一念心
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
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
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終日

吃飯未嘗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挂着
一絲頭。纔能變大地爲黃金。攬長河爲酥酪。
大珠和尚初叅馬祖。祖問曰。來此擬何事。曰。來
求佛法。祖曰。自家無盡藏。拋却四散走。我這
裡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珠遂禮拜。問曰。阿
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問者便是。
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
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
外境何侵。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

倒想滅。病安如故。

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

法海問六祖曰。卽心卽佛。願垂指示。祖曰。前念
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
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云。
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
此法門。由此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開先智和尚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
強名。受教傳心。總成虛妄。求真覓實。更屬差

訛若見自心自性爲宗。便有他物他人作對。有僧問云。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像。曰。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劫來原不曾蒙蔽汝。

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何自來。張於言下有省。

乃述頌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永明壽公云。如頓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山谷。羣響發而起處無心。不着自他。豈見衆生之相。本非出沒。常冥大覺之源。

黃山輪公云。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從

門入者。不是家珍。

李長者云。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干燈而共一室。

天臺韶公曰。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若般無知。對緣而照。

劉海月參白雲禪師。問云。弟子念慮降伏不住。如何。師曰。是誰念慮。曰。弟子。師又曰。是誰降伏。海月似省不省。師乃曰。來去都由你。何自

沒主張。若是敵他不過。即便放下。更要知那放下的是誰。方有主宰。海月乃悟。

長慶稜和尚往來雪峰雲沙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不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佛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云。此是意識着述。汝實有正悟。再對衆舉來。稜乃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

心鏡
卷之一
裡冰。

玄沙和尚示衆曰。佛道閒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顯預佛性。直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機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於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踪。不隨往來機。不住中間意。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卽真。

紹脩禪師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曰。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怎得。曰。和尚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乃禮謝。

獻蘊禪師初問青林如何用心。林曰。無子用心處。師卽禮拜。遂作圓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今日甚處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

林欣然。

玄宗遣中使楊光廷入山採藥。因禮本淨禪師。問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無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

天臺觀公曰。大方無外。含裡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踪。

永明壽師曰。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鏡。毀贊不及。義理難通。唯有入者。只在心知。如擣萬種而爲香。藝一塵而已具衆氣。似入大海而澡浴。掬微滴而已用百川。

法爲禪師上堂云。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

心鏡 卷之二
三
階梯直。饒說妙。譚玄。終掛唇齒。須是功勳不
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
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廡。轉身異類。却不道
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何以故。夫理障礙。正
知見。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
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善既從心生。惡亦從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
不有。舍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一見人。

攀緣兩頭走。若悟本來心。始悔從前垢。

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一心字。窗上書一心
字。壁上書一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窗
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
必門字。窗上不必窗字。壁上不必壁字。何故
字義炳然。

僧燦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二
祖曰。將罪來與汝懺。燦良久曰。覓罪了不可
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偈曰。三祖以罪懺罪。

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零落。

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分過量通。佛心兮出度。

翠巖照鏡頌云。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仲宣禪師上堂云。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生死之可厭。但能一言

了悟。不起座而印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遍周沙界。

夫妄非愚出。真不智生。達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廻。真妄不差。智愚自異。耳觀師云。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卽止。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或問靈竹珍公。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

或問永壽師曰。教中道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着眼聽。寶誌公問一梵僧曰。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公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

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際。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已滅。豁然如空。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常存。千燈明而復滅。火性原在。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冰。冰湯俱盡。無可分別。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谷應聲。卽應卽止。無復有餘。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之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冰雪。如冶銷金鐵。

身便是幻。幻時所化。又是幻中之幻。世卽是夢。

心金 卷之二
夢時所見。又是夢中之夢。展轉虛妄。如聲外有響。形外有影。形聲影響。起於一真。影外影。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

或問念念相續。掃除不盡。如何。師曰。朝朝掃心地。掃着越不靜。若要心地靜。擎下荅筭柄。

師問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汝等作何體會。僧曰。蒙和尚慈誨。身心長空。有時。內外不見一法。師曰。汝又實諸所無耶。

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境忘心自滅。心滅境無侵。

一僧終日默坐。藏主問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合掌鞠躬曰。這是甚麼字。藏主默然。

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在鼻嗅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

爲有貪嗔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

心鏡 卷之一
三
切心。何用一切法。

有念無覺。凡人境界。有念有覺。賢人境界。無念有覺。聖人境界。

或問家賊難防如何。曰。識得不爲賊。曰。識得如何。曰。賊化爲家人。

法達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三千部。師曰。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外內不迷。卽爲

開佛知見。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何異羸牛愛尾。達曰。若然。但求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但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聽吾偈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乃禮謝。

清涼國師。荅皇太子問心要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性相寂然。非有非

心鏡 卷之二
空不生不滅。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似處陰息影。若無心妄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

空有雙融之妙理。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離執着時拘執着。沒明星處有明星。因心悟道。道本非星。因日成明。明原非目。絕妄想而離執着。原其所無。見德性而證如來。本其所有。以其所無之理。解脫一切諸纏縛。以其所有之明。照破一切諸昏暗。則是大明一慧日矣。有僧舉趙州庭前栢樹子話。請問葉省和尚。時正雨。省曰。汝聞簷頭雨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曰。唧。省曰。汝見箇甚麼。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欣

然。

感而隨通。猶蟾光之映水。靜而善應。若空谷之隨聲。

僧聞風鈴振耳。云。此耳未嘗往。彼鈴未嘗來。何得立音歷歷。此音是風耶。鈴耶。耳耶。卽三耶。離三耶。師乃以杖擊之。云。痛麼。曰。痛。師曰。此痛是身耶。手耶。杖耶。卽三耶。離三耶。僧喜禮謝。述一偈云。亦由風兮亦由耳。不是宮兮不是商。無意聞來能恰好。有心聽去便郎當。

嚴陽尊者來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嚴曰。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且擔去。陽乃有省。後黃龍南和尚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大顛參石頭。頭問那個是汝心。顛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顛再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顛曰。無心可將得。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

無心盡同謗。顛乃悟。

或問曹山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石頭初參青原思禪師。師曰。子何方來。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去。曹谿作甚。曰。不到曹谿。爭知不失。僧問新羅巖公。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公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

或問覺華照公。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

無變易。日月自紛拏。

或問同安察公。返本還源時如何。曰。蟪蛄雖脫殼。不免抱寒枝。

僧問夾山會師。如何是道。山曰。太陽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山曰。清波徹底。遊魚自迷。曰。如何是實際裡地。山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僧問黃龍顛師。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卽此一可觀之能思。故天台云。口欲言而辭喪。心

欲思而慮忘。

無心爲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卽病。徒萬法之強名。

天臺韶參法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韶於坐側。豁然開悟。後住蓮花峰頂。有頌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僧問南岳讓師。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歸何處。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爭奈

不照鑑。師曰。雖然不照鑑。一點也。謾他不得。玄挺初參威師。有講法華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時挺侍立。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緣起。僧乃悟入。

青原問神會從甚處來。會曰。曹溪來。曰。將得甚麼來。會振身而立。師曰。猶滯瓦礫在。會曰。和尚莫有真金與人否。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着。

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

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夾山與定山同行。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背。同見大梅。夾山問誰親。誰疎。梅云。一親一疎。明日夾山又問。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黃龍和尚示衆云。古人一切方便。與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

入海不到底。不知蒼海之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搥搥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鴉鳴栢樹間。

僧問同安丕師。依經解義。三界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或問報慈欽和尚。如何是妙用河沙。慈曰。雲生碧岫。雨降天青。

僧問福谿和尚。緣散歸空。空歸何所。谿乃召僧。

僧應諾谿問曰。空在何處。

論佛性則空。論佛心則實。有此實心。斯佛性不爲頑空。有此空心。斯佛心不爲着象。

聖法不是生來。凡心不是滅去。若重聖而輕凡。忻真而厭妄。縱令修習。豈證真源。

開先照禪師曰。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

諦思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前身後。兩不可。

知安得於中偏執爲我愛。戀憂怖終日戚戚。或問歸宗惲公曰。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宗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僧問新羅智公。如何得出三界去。曰。汝卽今在甚麼處。曰。畢境如何出離。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青原舉起拂子。問石頭曰。曹谿還有這箇麼。頭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麼。頭曰。若到卽有也。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視色無色想。對慾無慾意。蓮花不着水。清淨起於彼。

若着無求。復同於有求。若着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

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

龍潭崇信禪師。賣餅家子也。悟和尙居天皇寺。

師日以十餅遺之。悟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自念曰。餅是我持來。何反遺我。乃
問焉。悟曰。是汝持來。還汝持去。又復何疑。師
乃有省。

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
四千法門。三者迭相爲用。若次第言之。則定
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爲果樹。樹
培則果滿。無因求果。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
握苗也。雖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

石鞏和尚趨鹿過馬祖庵前。祖問曰。汝是何人。
曰。射獵人。祖曰。汝一箭射幾個。曰。一個。祖曰。
汝不善射。我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生命。何
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此。何不自射。曰。若
教某甲自射。真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
無明煩惱。今頓息。遂擲下弓矢。投祖出家。一
日。祖問曰。汝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
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拽來。祖曰。子真牧牛
者。

丁心錄 卷之二
時令問惟寬禪師如何是本來面目。師呼曰。時大人。時應諾。師曰。家家觀世音。時復求說破。師曰。越說分明。越成情解。大丈夫吃飯。寧向他人借口乎。時令惺然。

僧問如何是生機一路。雲居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如何是大寂滅。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乞粥了也未。曰。吃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乃悟入。

百丈恆叅法眼。舉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請益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去會。恆從此悟入。

有僧在房念經。雲居隔窗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居曰。不問維摩經。問念者是甚麼經。僧乃有省。

僧問京兆靜公。知有道不得時如何。靜曰。知有個甚麼。曰。不可無去也。靜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靜曰。水凍魚難躍。山

寒花發遲。

或問挺師。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僧問新開鑒公。豎起杖子。意旨如何。曰。一葉落知天下秋。

或問投子一塵含法界時如何。曰。早是數塵也。僧問楊岐古人面壁意旨如何。曰。西天人不會。虐言。

六祖告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又喚作本源佛性。

京兆尸利叅石頭。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能得。頭曰。汝欲求得。還會失麼。利乃契悟。

寶峰英和尚示衆云。先聖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霽。何所爲。佛性成珠。心地印。霧露雲霞。

體上衣如此。可謂傷鹽着醋。山僧却不然。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霽。何所爲。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羣鷗遶樹飛。

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

斷除煩惱者。不得涅槃。不生煩惱者。乃得涅槃。黃蘗禪師曰。此心從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

不着形相。不落有無。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惟此一心。卽是真佛。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增。若不信此是佛。而欲着相修行。將心捉心。使佛覓佛。終不可得。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知覺爲心。爲見聞知覺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當直下無心。本體自現。然本心不屬見聞知覺。亦不離見聞知覺。但莫於見

心錄 卷之一
聞知覺上動念。不莫捨見聞知覺覓心。不卽不離。不染不着。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有僧問繼成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

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於是震聲一喝。問曰。聞否。曰。聞。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還聞否。曰。不聞。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又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

心鏡 卷之一
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
偏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
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

僧問。旣道以心傳心。何言無心是道。斷際禪師
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卽是無心。
曰。旣言無心。又何傳。師曰。汝道傳心。遂謂有
有心可得耶。不聞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
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自知。

有禪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
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
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
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
提作麼長。

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
云。此是吳道子盡。安擬進語。梁急索云。遮個
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安乃領悟。

二十五祖婆斯舍。多與外道議論。外道曰。請師
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誰知勝負。曰。

但取其義。曰。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曰。汝旣無心。安得義乎。曰。吾說無心當名非義。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外道嘆仗。

悟了同未悟。歸來尋舊路。

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永嘉禪師語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卽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四祖謂法蟬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師曰。心旣具足。何

心鏡 卷之二
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能強名。妄情何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偏知。

僧問護國壽公。如何是一路涅槃門。曰。寒松青有千年色。野徑風飄四季香。

趙州掃地次。或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掃地。州曰。塵徒外來。曰。清淨伽藍。如何有塵。州曰。

又加一點也。

或問儼師。達摩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麼。曰。祇爲有。所以來。

有僧扣素師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是佛亦不着。曰。爲甚麼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

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麼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

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不但一卷
兩卷。

趙州叅南泉。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
曰。還可趨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曰。不擬爭
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
然蕩豁。豈可強言是非耶。

三聖慧然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聖曰。慧寂。山
曰。慧寂是我名。聖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長水璿公問瑯琊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瑯琊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璿領悟。

積公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
住。璇璣不動。寂爾何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
瀉山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
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
理不二。卽如如佛。

密公云。心本是佛。因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

舟行而驚驪。

傅大士云。水中鹽味。色裡膠清。畢竟是有。不見其形。

法雲白公云。離朱有意。白浪徒爾滔天。象罔無心。明珠忽然在掌。

大珠曰。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

古靈禪師行脚回叅受業師。師在窓下看經。有蜂投窓求出。靈曰。世界如許空濶。却不肯出。

乃鑽故紙。師問汝遇何人。發言異昔。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舉報慈德。乃舉唱曰。靈光獨耀。迥脫塵根。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師乃省悟。

石頭和尚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自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若問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頭曰。知子恁麼。方始問子。龐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

丁心錄 卷之二 吳
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頭然之。

神會問六祖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曰。吾打汝還痛不痛。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曰。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憊。不見他人是非。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若不痛。是同木石。若痛。是同凡夫。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而退。

雲峯和尚示衆舉教道中此見及緣。元是妙明淨體。又道林木池沼。皆演無上法音。古聖恁麼說話。喚作回首塵勞。曲開方便。所以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會麼。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爲荅話人。

僧問雪居和尚云。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會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物潭英和尚開堂日。有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煙息。弓稍壁

上懸。僧却攬上袈裟云。重整戈甲時如何。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

佛鑑和尚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

僧問無心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斷際禪師曰。法無凡聖。亦無空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成塵見。所以教中只論息機忘見。機忘則佛道隆。見

起則魔軍熾。

琅琊覺和尚示衆。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卽心卽佛。曰。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曰。佛道相去多少。曰。佛如展手。道如握手。古人方便。卽不無。山僧這裡。也有些子。如何是佛。巖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底足靈苗。佛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

僧問大珠和尚云。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度滅者。此二段

經義如何會通。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歎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提只以念念心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無相名度衆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旣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

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卽不無。有卽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肅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大衆還識此老漢麼。牧童已暮方歸去。織女更殘未睡時。

洞山云。老僧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

得箇休歇處。依舊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若人
緇素得出。許汝見老僧。

黃龍新和尚讚師云。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
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
盂。

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
不散。

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
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

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
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
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
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
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
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着翠竹。說黃
花着黃花。所以皆成諍論。

遵布衲在藥山會裡。四月八日浴佛。藥山問云。

汝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藥山便休。後黃龍南和尚云。藥山是好肉上剜瘡。遵公是炙瘡。癩上更加艾燭。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則失宗。覺則迷旨。語落處絕。心行處滅。直須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昆耶。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

馬祖習定於傳法院。南岳讓和尚往問之曰。大德坐禪作甚麼。曰。作佛。讓乃取一磚磨於庵

前。祖曰。磨磚作甚。讓曰。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坐禪又何得成佛耶。祖曰。如何。卽是。讓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時。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無對。讓又曰。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

羅漢琛和尚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覷不見。塞却汝耳。教汝聽不聞。坐却汝意根。教汝分別不得。琛曰。

吾問汝不塞汝眼。汝見箇甚麼。不塞汝耳。汝聞箇甚麼。不坐汝意根。汝作麼生分別。僧乃省悟。

洞山和尚牧牛歌云。自牧一牛兒。出入無欄圈。放在芳草中。毛色常顯現。朝去無人起。暮歸無人喚。其力不可當。有角無鼻綫。不使任從伊。使着隨人轉。天下無荒田。盡是此牛變。有人若覓伊。走去天涯畔。牽來似諸人。汝還見不見。

香巖到瀉山。山曰。汝在百丈處。問一荅十。靈利聰明。皆是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岩茫然求瀉山說破。山曰。我說來終是吾底。與汝干甚事。巖乃辭去。一日芟草。因瓦礫擊竹有聲。忽然省悟。遽焚香遙禮瀉山云。和尚恩逾父母。當時若說破。安得有今日。後作一頌呈仰山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猶有卓錫也。今年貧時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呈

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瀉山曰。師兄會祖師禪也。

百丈禪師示衆云。有一人長不吃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吃飯。不道飽。

一念計死生。卽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卽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卽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卽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厭不欣。一切諸法。唯是一心。乃爲佛乘。

鹿苑圭公曰。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衆緣而會寂。

僧問諸法旣空。阿誰修道。祖師曰。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何須修道。阿誰者我也。若無吾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卽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

報恩逸公曰。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

丁心錄 卷之二
頭。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乎人。何關於動靜。

南岳讓和尚。初叅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藥山與道吾雲巖游山次。見兩株樹。一枯一榮。山問巖曰。枯者是。榮者是。岩云。榮者是。山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山曰。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少頃。高沙彌至。山又問高云。枯者從他自枯。榮者從他自榮。山顧雲岩道吾曰。是不是。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曰。上座近離甚處來。曰。都城來。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會得卽住。不會卽去。二人無語。

丁心錄 卷之二
三

心金 卷之二
僧問元安禪師曰。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清聳禪師上堂云。十方諸佛。常在目前。汝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法華舉和尚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降魔藏和尚。參北宗秀和尚。秀曰。汝名降魔。此山無魔。汝翻作魔耶。曰。有佛有魔。秀曰。汝名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雪峯云。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坐渴死漢。玄妙云。飯籬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忘滅。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

隨去。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

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未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未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相。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

僧問。斷際禪師曰。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師曰。汝若見有法可說。卽是以聲音求我。法本

無法。心卽是法。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

起時惟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此法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昧。

僧問大珠何者。是文殊家風。曰。空空絕迹。天義天之星象燦然。何者是普賢家風。曰。湛湛忘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何者是觀音家風。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曰。三師

心金 卷之一
家具親蒙指誨。和尚家風事若何。曰。昨夜三更日影紅。羣鴉落地千點雪。

智常問六祖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其義云何。祖曰。汝觀自本身。莫着外法相。法無四乘。心有差等。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盡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非在口爭。汝須自修。何必問吾。

黃龍新初叅晦堂。尙譚辨。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新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隨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

于頔問紫玉通師。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特詣山。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名于顥。公應諾。山曰。是甚

麼公乃省。

琛師見僧來。舉起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起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讚嘆。那裏掃地。豎起掃帚。何不讚嘆。

肯堂充師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因曰。旣盡大地是個解脫門。又拽甚麼。

雲居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人。道人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着個甚麼。道人無語。

或問同安丕師迷頭認影時如何。丕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曰。不從人覓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

木童和尚因弟子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何誰。

慧淨云。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我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敲空擊水。尚路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

福嚴禪師云。卽性之相。一旦晴空。卽相之性。千

波競起。

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三般通曉悟。悟者不

知誰。

無無藏妙有。有有現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性

融融。

